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田二

增錄南朝教無量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

趙州謐

三子五則

附清涼益

葉縣省雨

趙州觀音院徒謐禪師嗣南泉師初謁南泉
泉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

彌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
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
頌曰解把一莖野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
頭皆是道眼中童子面前人類如如試問如
何是主人進前叉手叙寒溫但知北極群星
拱不見黃河徹底渾寶葉源趙州一日問南

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
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
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
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
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 頌曰
平常心是道舉步入荒草翻嗟王老師到底
不能曉不能曉玉兔金烏任飛走雲峯忙欲
識平常道天然任自然行船宜舉棹走馬即
加鞭若遇飢來飯還應困即眠盡從緣所得
所得亦非緣佛鑑卷二

所得亦非緣當人自了然雨中看皓月火裏
汲清泉直立頭垂地橫眠脚指天應須興廢

會方契祖師禪

若謂平常心是道枝蔓向上更生枝貼肉汗
衫如脫了喚來眼上與安眉故山珪勸君不
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然沒滋味
一回舉著一回新徑山果趙州昔日見南泉言下授機自廓然要會平常心是道平常
不住道方玄本覺一白日遲遲芳花菲菲白雲流水芳兩相依長安路上人迹稀南泉也落第二機基受深碍得銅盤不打老鼠所以抽身入還從屋裏來坡敎臺覽憩聊且勸三益兄呼弟應殷勤處留得兒孫辨刻灰月堂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千重百匝四海一家

解却粘去却縛言無言作無作廓然本體等虛空風從虎兮雲泛龍圓極勤萬里長空雨霽時一輪明月瑩清輝浮雲掩斷千人目見尋嬌娥面者稀龍門遠向道平常心是道斬釘截鐵妙中妙若將玄路擬思量連累兒孫入荒草業識茫茫不知終日紅塵無價寶

田二

大約方玄途不涉透離微道合平常發上機無影樹頭春色曉金鶴啼在不萌枝足卷鑒悟得平常達本鄉時人多怕落平常青春只有九十日爛醉都無一百場雪卷珪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無門閒趙州一日問南

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
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
夜三更月到窓保寧房頌曰拽脫鼻頭何處是亂
拋泥水恣縱橫日斜倒坐騎駒去丈見東山
片月生保寧房出宿金毛奪父撲同声哮吼
衆狐疑三更窓月如清晝誰敢重來弄吟噦

寶峯祥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驚人又久長
留得寒窓夜來月三更依舊照茅堂故山珪
度體裁衣量水打碓毫髮不差且居門外徑
吳南泉搖頭趙州擺尾子細看來二俱失
利慈受深檀越家中作水牛收來放去任優
游不曾犯着人苗稼何必南泉對趙州惠堂

一戴角擎頭笑一場父子家和醜外揚知有
底人何處去春來依舊百花香治父川掣開
金殿鎖撞碎玉樓鍾貪程未歸客徒自覓行
蹤木巷永趙州一日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
上從東過西莫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莫曰我
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
頌曰逐步移筇探淺深果然渤海碧沉沉一
雙足迹分明在將謂歸家不可尋保寧房古
今難透趙州關取次施爲不等閑拄杖靠來
斜倚壁鞋如毫髮重如山佛鑑勸茱萸這裏
無一滴趙州無言便走出春去秋來三百年
拄杖至今猶倚壁故山珪深淺聊將拄杖探

忽然平地起波瀾傾湫倒岳驚天地到海方
知徹底軋_往山果趙州有語標_追栢今古聚
林光烜爍若到菜莧堂上行到底反成箇老
賊此黃思趙州探水誰能知委一滴也無汨
瀆衰沸靠却拄杖囉囉哩哩文殊道一滴也
無費盡工夫靠倒拄杖何處逢渠香爐上一

堆牛糞氣東壁上倒掛大葫蘆典牛游趙州
曾探水菜莧無一滴東覲西觀了拄杖便靠
壁湧海深處歸何人辨端的楚安方平地鼓
波濤青天轟轟憲脚下爛如泥身上元不濕
古往今來幾百年拄杖依然空靠壁無所依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丫角女
子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丫角女子懷胎
頌曰 橫眉抱腹藏龍種剖膽剝肝觸鳳胎
勿謂此兒容易得須知出自痛腸來渝陽語
咄這老竭澤恁饒舌清淨伽藍一時漏泄金
剛門外笑呵呵菩薩堂中聲哽咽海印信丫
角女子出天真清淨伽藍蓋得人世俗不知
林下意無錢難得買紅裙作紅由趙州因僧
問外方忽有人問趙州說什麼法如何祇對
師曰 盡貴米賤頌曰 盡貴米賤諸事成
現擬欵商量腦後拔箭無需趙州因僧辭
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
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

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
花摘楊花 頌曰 截斷三閑過者稀臨鋒
誰解據全威揚花摘颺何人見風迷漫天似
雪飛 梓林堂堂好箇丈夫兒剛被胡麻耳
次欺若解舊拳張意氣世間何處可容伊保
早是青山不異白玉無瑕茫茫流水擾擾黃

花有佛處纖毫不立無佛處萬別千差長安
路上未歸客尋溪由自摘楊花天盡竟三千
里外兩重閨衲子紛紛過者難回首石橋南
北路楊花風散雪漫漫^{音缺}早有佛處不得
住生鐵秤鉗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
山破竈墮三千里外莫錯舉兩箇石人相對

詰恁麼則不去也此話已行遍天下摘楊花
摘楊花唵嚩呢哩吽發吒^紅山果摘楊花
摘楊花打鼓弄琵琶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
瓜^白坐品有佛處不得住春風蕩蕩飛揚絮
無佛處急走過一葉漁舟江面破林裏烏鵲
去又來園中桃李開還謝舜若多神相太空
無目仙人逢暗夜^白楊價鐵山崩倒壓銀山
盤芝珠芳珠芝盤密把駕駕閒綉出金針終
不與人看^如深山有佛無佛不得住三千里
外無憑據趙州贏得口皮光却是這僧知落
處^坐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
是否師曰鎮州出大蘿蔔頭 頌曰 因問

當初得法緣不言東土及西天鎮州有菜名蘿蔔濟却飢渴幾萬年汾陽昭鎮州出大蘿蔔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鵠白烏黑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_{金寶頭}鎮州蘿蔔擣華夷萬物還他本土宜就謂當時人獨愛至今更是好充飢正_{王堯達}陶潛彭澤唯哉

四二

五

柳潘岳河陽只種花何似晚來江上望數峯
蒼翠屬漁家海_{印信}衲僧巴鼻徒穿鑿平寶商量紹祖宗多謝張公勤苦力滿園留得遇深冬_{佛慈泉}鎮州出大蘿蔔頭報君來處湏分曉衲僧多是渾淪吞子細滑他滋味少日雲鎮州蘿蔔天然別滿口明明說向人薄福

闡提人不信一枚秤得重三斤_{牛首山}鎮州出菜名蘿蔔過後思量却難得王老兒孫不覆藏逢人直露真消息_{長五年}趙州古佛尚多言蘿蔔出生鎮府田天下衲僧多咬嘴齒間蹉過老南泉_{大珠道}參見南泉王老師鎮州蘿蔔更無私拈來塞斷是非口雪曲陽春非楚詞_{怪山果}趙老機閑沒淺深鎮州蘿蔔接蘋林過後思量也難得入泥入水老婆心_{大禹}鎮州出大蘿蔔頭師資道合有來由觀音寺裏有彌勒東院西邊有趙州_{岐山}青出於藍米生於水寸步不通白雲萬里來菴體此兒活計以皮邊點著風馳與電旋譚

說鎮州蘿蔔大何曾親見老南泉石菴親見
南泉箇眼目老人說話無拘束只因菜氣不
曾除帶累兒孫咬蘿蔔呼雲趙州因秀才
問曰佛不違衆生顧是否師曰是曰某甲欲
覓和尚手中拄杖得否師曰君子不奪人所
好曰某甲非君子師曰我亦不是佛頌曰
當機轉處不踏琉璃盤裏走明珠趙州老
子村校書一條拄杖兩人昇石菴趙州因
余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南泉來曰南泉近
日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無事之人直湏悄然
去曰悄然一句且致悄然一句作麼生道師
進前三步丈便喝師作縮身勢丈曰大好悄

然師便出去山二頌曰作家相見彼此難構
忙然悄然進前縮後捏不成塑不就大路不行
草裏走佛鑑門裏有門外有不作嚴平
犯牛斗師子吼野干鳴摘出离婬眼裏晴一手縮
一手伸重陽決定九月九掀反海岳訪知音赤骨力窮露雙肘喀堂遠趙州示衆曰
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六幻菴覺拈云諸人切
忌恁麼會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乃頌曰
佛之一字不喜聞去年依舊今年春今年春
間降大雪陸墓烏盆變白盆趙州因大眾
晚參師曰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
有一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磚引玉却引

得箇墾子 法眼問覺錢觜先師意作麼生
覺云如國家拜將相似乃問甚人去得時有
人出云某甲去得云爾去不得法眼云我會
也 煩曰 探竿影草糞人知正似將軍一
面旗斬將安營都在我倒騎錢馬上湏弥_莫
_{支無}千年田八百主誰當機耕來處趙州要

牌中數箇字清風何處無木佛不度火常
思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_{雪賓題}
併却泥佛金木佛趙州放出遼天鶻東西南
北謾擡頭萬里重雲只一突_{白雲端}泥佛不
度水法華前陣曾止止君之退步若參詳不
使縱然波浪起 金佛不度爐海上江山入

四二

七

盡圖千手大悲徒著力却慚舜若眼眉癡
木佛不度火多口阿師曾議過限刀避箭不
堪論無限英雄又躍過_{大鴻秀}金佛木佛泥
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
頌曰 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
休何人不雕僞 金佛不度爐人來訪子胡

明觀見心肝五臟桓山果木佛不度火甘露
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辭九年空
冷坐一金佛不度爐坐嘆勞生走道途不向
華山圖上看三知潘閬到騎駒二泥佛不度
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
南山要鼈鼻三三佛形容總不真眼中

瞳子面前人若能信得家中寶啼鳥山花一
樣春治父金佛不度爐風光滿帝都少年
花酒客大醉幾人扶木佛不度火大士無
人我毫釐念不差永劫遭羈鎖一泥佛不度
水明月照千里風高古木秋凍盡長江底
金佛不度爐窮源有處無木佛不度火渾崙

咬不破泥佛不度水何處不是你真佛屋裏
坐趙州言是禍水牯會耕田黃牛能拽磨常
著金佛不度爐圓光燦太虛直不便薦得
不用更躊躇木佛不度火院主眉毛墮烈談
亘天紅舍利無一顆泥佛不度水衲僧難下
觜提議隔千山迢迢十萬里真佛內裏坐趙
州休話墮覲而便承當接眸且蹉過金佛木
佛泥佛穿來擲過閻浮更說真佛在內無端
已被塗糊尼無著總負佛屋裏坐開口成話
墮幸自可憐生教我說甚麼月井觀泥佛金
佛木佛度水度火度爐妙體本來無處所莫
將真佛強塗糊天目禮趙州因尼問如何是

密密意師以手招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
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 頌曰

密密深深意最長幾人冷地錯商量師姑若
會趙州搊錢打心肝也斷腸莊受深梵羅綿
樣硬贅頭河北風流老趙州鹹處著鹽淡添
水軒頭一笑更無休正堂辨猛虎深藏淺草

四二

窠笑回明月入煙蘿頂門縱有金剛眼未免
當頭蹉過他高峯妙趙州因僧辭師問甚處
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你湏回避始
得曰向甚麼處回避師曰恰好頌曰 僧去
閩中路不還報言軍馬閼嘈嘈問師回避歸
何處恰好安眠日正高汾陽昭聞說閩中兵

馬多叮嚀遊子避干戈臨岐指箇藏身處無
限雄師不柰何正覺逸七閩歸路日爭鋒回
避須教不見蹤恰好藏身何處是青山雲外
萬千重佛慧木趙州因僧游五臺問一婆子
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
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
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
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
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
破了也 頌曰 臺山路上老婆禪南北東
西萬萬千趙州勘破人難會來往草鞋徹底
穿汾陽昭趙州勘破婆子葉落便合知秋天

下幾多禪客五湖四海悠悠恭明圓靈龜未
兆凶吉變動臨時在卜人路頭問砍誰人
委王老東村怒目嗔捉于青趙州作者勘婆
婆太平時代用干戈趙州收得龍泉劍掃盡
煙塵揔是他_{第甲元}僧問遊臺路婆直指不
誤雖然徑直言奈緣多恁去趙州勘破歸

於岐路走如烟净照臻言中辯的老禪和鬪
直臺山路不蹉勘破却回人莫問岳陽船子
洞庭波雲岑忙昔日趙州爲主將老婆戰罷
許誰評而今何事臺山路却被時人取次行
大鴻秀臺山一路去悠悠親到還他古趙州
勘破老婆回首日長江依舊向東流佛慧泉
千戈中立太平基塊雨條風勝古時婆子爲
君勘破了趙州脚跡少人知白雲端何事趙
州婆子話雄雄今古振嘉聲高空有月千門
閉大道無人獨自行保半身趙州一勘老婆
也千古英風價轉新南去北來由未薦臺山
從此長荆榛照覺地似狂不狂趙州老死凡

或聖人誰曉是非長短任君裁婆子被伊勘破了真淨文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與麼去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同道者相共舉景福順勘破不勘破婆子能招禡直饒千眼補陀人也是大蟲看水磨雲居祐趙州勘破事非真芝殺臺山路上人要識婆婆親指處一回舉首一回新或思臺山路上婆往田二往人問過末後趙州知一言便勘破雲蓋曾是箇遊臺發問端婆婆指路盡顛頽可憐眼十道玄關人不曉趙州特地斷諸訛雲溪叢叢林老作是無儔凜凜威風四百州一擊鏃閑曾朴碎恩大難將雨露酬真如詰慕直去慕衷無筋骨却把時人一樣看白撥動煙塵步光率悅本欲平夷道路反成土上加泥而掌自是行人不見歸圓覺演婆指臺山路不

差游人恁麼去無涯趙州勘破歸來後四海五湖同一家草堂清驕直臺山路不迂趙州親去定賢愚古今來往何妨礙未透金塵終是龐三祖臺山山下路崎嶇多少行人在半途五里牌邊相借問不知駿馬是龍駒上方益臺山路上白頭婆無限行人幾度遇直

路是人過兩兩三三借問多要識趙州親勘
破舌頭無骨柰渠何成柏木高裡金鞭出禁
城霜風凜凜馬蹄輕烟塵掃盡歸來後四海
行人賀太平萬物平五臺山路入嵯峨幕直
能督指似他更有趙州多事漢歸來通我勘
婆張
不勘破誰知老趙州玉鞭鞭起卧

金牛臺山今古行人口笑缺清風味轉幽長
雲牛兩重間杳絕請訛趙老於中却勘婆若
不全身探虎穴安能徹底驗仙庵未山方趙
州觀勘破臺山勿兩岐只道老婆子踪跡少
人知佛心才熟趙當年有一僧干戈裝裏等
聞行定亂不携三尺劍至今天下絕機捨

華林老婆心切勿交加要路逢渠指不差休
問萬門來變化風雷只在萬洪家是古佛趙
州勘破路難過無限平人走似梭日暮臺山
空寂寂至今猶未絕請訛少林通臺山路上
老婆禪慕直教人好進前賴得趙州親勘破
從茲四海路平然是日行路難行路難最

難難遇是臺山唯有趙州公驗正昂頭掉臂
總閑閑總閑閑遂府出鉢盂法堂半臺山一
路坦平自是行人不慣明鏡醜婦之冤智者
愚人之患沐山常臺山古路是人游箇箇尋
婆問路頭堪笑趙州總勘破寥寥千古使人
愁殊山如五簫吹作鳳鳴吟惹動遊人離別

心一陣東風捲寨廓四方八面少知奇佛智
恰在山路坦平婆子苦商量趙州勘破了清
風滿大唐高卷捲天下棹和說勘破爭知趙
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點過冷地
卧_{五山}果劈面三拳連腮七掌盡大地人不知痛痒此_山壘壘山路上人難進獨有趙州

親到來勘破老婆四首處箇此行人眼不開

楚安才指路婆婆在五臺禪人到此盡癡哉
一拳打破扶桑國果日當空照九坡_{西蜀廣}
道者老婆元是魔王腳三軍不動旗閃爍趙
州無柄鎌掃蕩煙塵空索索石頭四婆子
只知指路雞犬被人偷去直得趙州勘了

這回緊閉門戶_二寂_無靜_無趙州老老大大不解
山中打坐自言去勘婆子倒被婆子勘破
善繫無繩約善行無轍迹不戰風人矢直而
當機突老婆勘破五臺山有誰參透趙州閑
圓悟勸年老成精不謬傳趙州古佛嗣南衆
招魂喪命因圓象良馬追風累索牽勘破了
老婆棹說向人前不直錢天童覺財是小人
智過君子大妄語成便白拈去膽大心寬無
你會更揩首趙州大法王_{主典牛耕}大用全
提似海深魔軍戰退鬼難禁趙州勘破婆婆
處草偃風行無處尋_{南堂}與趙州老子爛泥
裏刺勘破老婆蒙林父賜_一婆婆不在五臺

山平地行人作易難。幕直坦然今古路。區區却過趙州關。雪竇宗臺山路。幕直去趙老見婆無別語。勘破回來知不知。莫信閑人說。是非治父川。三月春光上國游。祥雲瑞氣環龍棲。親從宣德門前過。更問行人覓汴州。大珠追。婆子幾年尋飼客。趙州勘破有請訛解使。

不由家富貴風流。何在著衣多訛。堂思一按牛喫草。一與賊過梯。早知燈是火。飯穀也多時。遜。蘇波于戈中有太平基。不用干戈始得之。若無舉鼎故。拔山力千里。烏駢不易騎。明大憐。四海同一宗。兩口同一舌。趙州勘婆子。有理向誰說。北。南。祖。祖。祖。

社被戈矛趙州提起那羅箭穿過觸牘即便休。尼無著。極天高地厚人難見海闊山遙只自知勘破却回休。借問得便宜是落便宜客。卷。係。楚州舌頭連天老婆眉毛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限平人瞞瞞妙慧尼。淨智趙州勘破百發百中趣得老鬼打破油甕。佛。毗。光村

婆畢留誰說。閭閻趙州賣俏矢上加尖或卷。殖。慕直。蔚直青天白日勘破了也。一文不直。月。林觀。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牌。四海同一宗。兩口同一舌。趙州勘婆子。有理向誰說。北。南。祖。

漢設我不得文殊業趙州言勘破心頭打額
頭如何無轉智特地覓冤讐野雲南趙州問僧僧甚處來僧云摘茶來師曰閑煩曰○道著
不著何處摸索荷後龍鱗面前驅脚反身筋斗孤雲跨鵠阿呵呵普濟趙州一日敲火
間僧曰老僧喚作火汝喚作甚麼僧無語師

三

曰不識玄旨徒勞念靜煩曰二趙州眼放光
燐破四天下鉢蓋上安柄至今成諸棚老衲
證直下是非著不得著不得處好承當木人
昨夜通消息南海波斯過大唐野慈趙州
因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了却
下禪床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

人面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
轉半歲頤曰一走下禪床行一轉看了如來
五千卷婆子年高眼尚明夜深月下穿針線
東坡左轉右轉金剛寶劍全藏半藏由基發箭紅心心裏中紅心識得須彌頭倒旋正
豐潤趙州一匝天輪轉婆子知者未足酬普

爲人天關正眼大千沙界一毫收足菴鑑不
知兀坐常輪轉空下禪床繞一遭井面却言
翻一半老婆恩業自家招天目札趙州効氣
衝牛斗婆子神符懸肘後一條拄杖兩人扶
好手手中謗好手及六嚴趙州因僧侍次
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

道了也僧無對復突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
口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
爲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
僧到投子子聞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
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
師指示子下禪床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

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頌曰○庭
前柏樹地中生不假牛犁嶺上耕正示西來
千種路鬱密稠林是眼睛汾陽祖庭前柏樹
趙州道廬陵未價吉陽數三歲兒童皆念得
八十翁翁會也無津山遠趙州庭前柏天下
芝禪客養子莫教大了作家賊慈明圓七
百甲子老禪和安貼家邦苦是他人問西來
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
也頌曰二我喚作火汝即不可已道了也喚
作甚麼易爲趙州喚作火全身入荒草我
今不是渠渠今正是我月林報趙州回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這前柏樹子曰和

針鉗
宋李悅趙州有語庭前柏樟者相傳古到今摘葉尋枝雖有解酒知獨樹不成林黃龍南三庭柏蒼蒼示祖心趙州此話播蕪林盤根抱莖在金地禪者休於格外尋。萬木隨時有刪喪趙州連柏鎮長榮不獨凌霜抱貞節幾奏清音對月明。趙州全不犯工夫。

覩面寧存細與纏重疊示君君不見連前柏樹本來無先年燒深院盤根翠色幽老師曾指示禪流年年不改凌霜節下載清風何日休

正竟逃趙州遙前柏三冬刮地寒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天衣懷人間連前柏子是嶺南客反憶臘月天雷裏櫻花拆

淮印信僧問西來意趙州柏樹剥皮下若有血盲差不自由翠巖真青青庭柏何年桓相意分明示趙州海變桑田有窮剝靈苗無影不凋秋風覺應造化無私不思力一一青青歲寒色長短大小在目前可笑時人會不得真牛文趙州連柏衲僧苦厄井口轆轤橫吞

五二

不得外軒連庭前柏樹示禪流幾箇親曾見趙州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寧東趙州庭下柏森森摘葉尋枝古到明眼衲僧如覩著西來祖意合平沉拂拂為趙州庭柏森然直露滴風清添翠色摘葉尋枝不可求盤根萬古終無極大鴻垂真箇性時

方識恠是精靈眼識精靈時人不會西來旨
只看青青柏在庭佛曰白 羚羊掛角絕狐疑
翠柏庭前演妙機此道不將人境會采天紅
日夜長輝羅漢南 舌頭無骨趙州老柏樹庭
前說向渠好是晚來無限意咷咷啼鳥噪禪
居三祖宗萬里長空雨霽時一輪明月映清
輝浮雲掩断千人目得見他威面者稀佛鑑
勸庭前柏樹子少悟出常情雨過山添翠雲
收日月明佛堂準青青庭柏指西來趙老門
風八字開歲寒枝有深深意誰把靈根著處
栽佛燈瑞西來祖意問如何柏樹庭前指似打
他射虎不真徒沒羽至今天下有諣訛琳山

如天下禪和咬少林趙州有語庭前柏庭前
柏老倒禪和眼赫赤不善東西失本源屈我
觀音作胡客五祖成趙州庭前柏衲僧皆閼
測一堂雲水僧盡是十方客琅琊趙州庭
前柏眼裏電光掣雲外往來多村翁行步劣
道吾真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鶩緣見便生擒
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承天宗
蘇武不拜韓信臨朝恁麼會得十萬迢迢瞞
毫庭前柏樹宿根深葉葉真珠寸寸金佛
祖長長出不得千古萬古只如今南堂興打
人罵人易勸人除却難不識饒人處急水下
高灘崇覺趙州連柏說向禪客黑漆屏風

松蘿亮隔佛日才百寶光攢無見頂是大神
咒最靈奇揭諦波羅僧揭諦石人半夜失烏
雞正堂辨庭前柏樹子不是祖師心莫孰一
特見便忘千古音龍牙言庭前柏樹子分明
向君舉大雪滿長安燈籠吞佛祖金臺葉靜報聲裏駕頭來緊握雙拳打不開打得開雲
十六

錢觜承聞趙州有此話是否覺曰先師無此
語莫謗先師好眼曰真師子兒頌曰庭前
柏樹子趙州無此語承言湏會宗勿自立規
矩佛甲元僧問西來柏樹酬何必斯言謗趙
州今人長憶清涼老一句當年喚轉頭大鴻
秀新羅鷄子刺天飛鮑鳥籬邊樣不去趙州
庭柏一何高誰道先師無此語白雲端日炙
風吹瘦影孤趙州嘗指倚庭株元大小清
涼老未會先師此語無正充逸趙州無語樂
人知江北江南見者稀山寺掩花復何在相
逢空愛白公詩大共庭前柏樹子趙州無
此語若是本色人直下未相許真淨文誰道

先師無此語焦尾大虫元是虎胡峰不懸舊時窠猛將豈在家中死急着眼却回顧若會截流那下去匝地清風隨步舉慧通趙州透前柏樹子崑崙眼睛如點漆笑他法眼誇先師覺公心苦口如蜜慧通行行主無人能賽姐姐更是好手臘身百尺竿頭打箇背翻

田二

十七

筋斗工慧通趙州有箇柏樹話禪客相傳遍天下多是摘葉興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慧通一人大手抽金鏹一人反身控角弓南北東西覓頭看果然一鴈落寒空慧通北卷深葉縣省和尚回僧

問柏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省曰汝還聞簷頭雨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哪省曰汝見箇甚麼道理僧以頌對云簷頭雨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頌曰一庭前柏樹子簷頭雨滴聲風來荷折柄千古意分明○簷頭滴滴分明塵厯碧眼黃頭二俱不識識不識普天匝地成狼籍東山源趙州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言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甚處嗣師曰閻黎若回寄箇鉗子去頌曰南望雪峯由萬里北游未

踏趙州關贈他一隻破鉗子二百餘年去不
還正覺也石橋一路滑如舌閩嶺風高凍不
開相見盡苦游歷去幾人曾到雪峯果佛慧
參沙門隻眼不容物萬象森羅從彼出鉗子
何人識趙州放行底事湏錦密海印信大地
是眼何處獨天下不奈雪老何趙州寄箇鉗
子去方得此語圓堵鼓山建大地是眼沒
處嗣衲僧到此便瞽訛須知別有安身訣會
得安身事更多咄鉗子安著在甚麼處照坐
雪峯何處向趙州寄鉗子沙門一隻眼狼籍
乃如此阿呵呵大唐國裏鼓声起新羅國裏
舞婆娑別舉印大地一隻眼誰敢向其中鉗

子寄將去那知到雪峯橫川珠

趙州謂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
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頌曰 蒙頭
不覺齁齁睡開眼從教燄燄紅若謂平常便
無事湏防豆燥斧灰中心閒賣。無賓主話
意深深流落藪林古到今火斧灰寒口掛壁

衲僧三二死不知心石田薰

趙州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
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
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
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爲甚麼不
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頌曰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

際日上月下懨前山深水寒觸體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實顯至簡至易同天同地揀擇明白云何護惜口似推眼如眉涉語默茲怜嬖堪笑乍和三獻玉綬榮刑却一雙是圓悟勤世間無

物可羅籠獨有差峩萬仞峯忽若有人猛推落騰身雲外不留蹤隨卷錄至道無難萬水千山唯嫌揀擇鵠黑鳥白纔有是非還護惜不會不知全得力明白裏頭如放行腰金猶頌青青麥月堂昌亂撒明珠顆顆晶光盤應不貴金聲誰家女子能針線一串穿來不剩

星

各卷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蹤不下頌曰象王喰呻師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鳥飛兔走雪實顯分蹤不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裏誰知別有好思量白雲

田二

十九

端五年分蹤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商量誰信分明彌價玲瓏底相知莽鹵底相訝寧可與曉事人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話天童覺五年分蹤不下往往反成話搘湏知至道無難於此誰知縫罅佛祖物天雷如鼓雲騰致雨雨霽雲收新月一鉤至道無難

唯嫵揀擇五年分踐太陽脉東海鯉魚多赤
稍南山大蟲有白額月望風雨濛濛烏雲
颶颶巔巔上山狐狸入海隨後追尋龍王不
在咄歎堂史天高地厚尋常事海闊山重更

要論霍霍震摧山鬼窟獨攜霜劍定乾坤無
卷全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嫵揀擇

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曰
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廩奴甚處是揀擇僧無
語頌曰似海之深如山之固蚊虻弄空裏
猛風蠻蠻撼於錢柱揀擇兮當軒布鼓雷
寶歷團圓秋月印天心是物前頭有一輪入
穴蝦蟇無出路却冤天道不平勻白雲端金

毛師子大開口門天旋地轉雷擊電奔脩羅
殺膽外道亡鬼含靈蠢動莫不沾恩佛鑑勤
當門一脉透長安游子空嗟行路難不是人
前誇俏指金錠擊碎萬重關無毫全

題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嫵揀擇纔有語言
是揀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畫此語
曰某甲祇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嫵
揀擇頌曰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
鬼號神泣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漫
立垂垂顯驅山塞海也尋常所至文明始是
王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白雲
端針線工夫妙入神泓情接意一何親太平

卷之二

趙州因僧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

呈漆器頌曰 你家相見時堂堂呈漆器烏龜落漆桶也有第一義南堂與漱石冷泠古

澗陰喬松千尺帶寒青多應只看昂霄操誰信報頭有茯苓南堂與道人相見問如何舉手寒溫事已多老倒趙州呈漆器岳陽船子

胡越無疆界誰是南人與北人楊鑑勸織
紅錦青絲綠巧手織來成一片其中縫紉不能無爭奈時人見不見出門曰暖風和寫轉新柳乘金線織東君東君不惜無私力一
點花紅一點春無卷全 趙州因僧問如

四二

二十

何是

道師曰牆外底曰某甲不問這箇道師

曰你問那箇道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頌

曰 知道還他老倒翁親言相指事匆匆閑山路遠終須到一徑長過君任通裴子育趙家風不熱談問他大道答長安有誰平步歸家去多是區區自作難木菴一大道透長安言端語亦端服盡雪消去春來依舊寒朴

彷彿附子依稀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
白雲飛淮空翠趙州曰興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
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捆曰公驗分明過
頃曰雖然公驗各隨身去住皆由守鋪人
踏破草鞋歸去後落花啼鳥一般春佛鑑勸

天子磨閑市東山僧在百草頭握手御街來
往不怕巡火所由鐵山珠一正一邪一倒一起文遠趙州靴裏動指任山珠鎖頭關藍遠
侍者刺腦膠盆老趙州兩箇人前誇好手而
皮三寸不知羞索菴禪趙州因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板齒生毛頃曰九年

面壁自虛淹爭似當初一句傳板齒生毛猶
可事石人踏破謝家船投子青

趙州興文遠論義曰閻勞不聞勝勝者輸果
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驅遠曰
我是驅胃師曰我是駝糞遠曰我是糞中蟲
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

師曰把將莫子來頃曰兩陣交鋒勢莫窮
信旗獵獵卷秋風邊庭不用深深入勒馬歸
來却有功慈文翠趙州老古錐家風鑑金粟
文遠小廝兒窟中師子屬共撫無絃琴同唱
還鄉曲花簇簇錦簇簇一片好良田皆爾生
荆棘赤脚漢越鬼著靴人喫肉南堂契

趙州曰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頌曰 酸甜滋味本天然帶葉連枝保寧勇 顆圓南贍部洲人未識卷摩羅果信虛傳本峻 趙州老子王無瑕當頭指出殿裏底刻盡茫茫眼裏花

行 如何是佛殿裏底世出世間難可比萬國同歌河海清稽首拜手元是你月林觀 一尊殿裏佛兩度放毫光準擬酬高價無疑亂慶量榮華三 趙州因學人問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孟去其僧忽然省悟頌曰 床空先卧粥

稀後坐濟濟鏘鏘瀟瀟要會趙州洗鉢孟了事沙弥消一箇泉大道 梅花落盡杏花披未免春風著出被一氣不言含有衆萬靈何處謝無私白雲端 粥了今教洗鉢孟篋心往往更心篋直饒到此分明了也是平生不丈夫拂能 遷趙州喫粥話尋常問禪客心若

田二

王二

不負人面上無慚色安益智 喫粥了也洗鉢孟家常逐日最相於西來何處半零落六祖癡頑不讀書三 小二 尔入叢林伸一問鉢孟洗却更何疑從前官路無迂曲底事游人不見歸 尔入叢林乞指示大施門關無擁滯往往靈山受記人未有如斯箇次第三 章

送粥了尋常洗鉢孟柰何依樣蓋葫蘆靈光
洞徹河沙界是則名爲大丈夫妻若枯喫粥
了洗鉢孟何曾指示普溪路謗言隨衆三十
年記得展單忘却筋筋無力之乎者也衲僧
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她不會問取東村王
大姐港堂粥了令教洗鉢孟趙州此語不

相韋莊莊字幽人無教幾箇男兒是丈夫甚
父深粥了令教洗鉢孟豁然心地自相符而
今參飽蘿林客且道其間有悟無大童竟乍
入叢林問作家由來枯木別抽芽鉢孟洗了
相逢著又得浪烹一椀茶長靈草大隱居塵
小隱山世人無路得相干五湖禪客朝朝用

誰解四頭子細看草堂清叢林乍入問來由
喫粥無過洗鉢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
處也風流開悟宗師垂手貴天真肯事雕
蟲篆刻新只向平田淺草處尋閑推出玉麒麟
解佛性奉推窮物理成家計會合時機便識
心多謝春風無量溥貧家桃李也成陰競固

田二

十三末

元開單展鉢每相親十二時中處處真直下
要明端的旨韶陽句外露全身保寧喫粥
了也未誰道趙州有指示粥後還教洗鉢孟
敢問諸人悟也無趙州老孰爲僧行斷要津
水逆流伶俐衲僧纔臾眼釣魚船子下楊州
直門達趙州指示洗鉢孟衲子本馳枉費工

日用不知何處覓分明說向似盲解

南堂四

喫粥了也洗鉢孟已是分明說向渠有時冷

月林觀

十方通

地思量著點鐵成金舉世無

卷無著述

透八面玲瓏駿駒顧影孤兒潛蹊尾無音

述

粥了令教洗鉢孟錢船無底要人扶片帆高
掛乘風便截海湧還大丈夫

容卷無

乍入蘿

林乞師指示拈出鉢孟今去洗行盡千山與
萬山回頭撞著自家底不須指不須洗烜赫
靈光照天地而今高掛在虛空長靈室內展
脚睡文殊道相逢陪酒又陪歌醉倒家中要
我馳馳到家中猶罵詈不知醒後又如何且
卷乍只為分明極反令所得遲早知燈是火

飯粒也多時無門開鶴立松梢月魚行水底
天風光都占斷不費一文錢心卷觀只將乍
入來伸請一到叢林志便高喫粥了也洗鉢
去宗師不用更忉忉

橫川琪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田二

藏北藥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